



# 春联

◆高成竞

春节快到了,内兄发来微信,其中有两张照片,一张是他孙子参加迎新春写春联活动的场景,一张是书写的春联。他还留言:这是他孙子特地为我准备的,春节回家贴上春联,让新年有个好开端。内兄孙子的书法作品曾在市里的书法才艺展示中获得过小学组特等奖。那笔酣墨饱、笔力劲挺的春联,仿佛正散发着墨香,酿造着年味,不禁让我想起与春联有关的往事。

学生时代,我喜欢看春联,偏爱它的对称美、音律美和内含的才思。过年时,我总要拉上几个玩伴在家外的巷子里溜达,品读各家门上的春联。那一刻,春联似乎成了我眼中最好的风景。隔壁开缝切店的姚伯伯门上贴的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七十多岁的曾爷爷家贴着“福如东海长

流水,寿比南山不老翁”;画师李先生偏爱“松竹梅岁寒三友,桃李杏春风一家”;对门的胖妈妈喜欢的是“一帆风顺年年好,四季平安步步高”……内容丰富多样,表达了不同的意境。欣赏之余,我感到,这些春联贴的是普通人家的希望,是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在我的青葱岁月,春节时巷子里有半人家贴上了“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春联。“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等摘录毛主席诗词写成的春联也非常流行。春联中流露出对领袖的热爱和对党的深情,也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

自从成家后,春节都要去岳父家拜年。岳父家大门的春联十分简单:“人修俊德、天赐鸿福”八个正楷大字。多少年了,内容从未

换过。有一次我问他,怎么不换一副其他内容的春联?岳父告诉我:他笃爱这副春联的内容,人生在世,立德从善,是为君子。短短八字,意蕴深邃,耐人寻味。自此,它一直镌刻在我的脑海中。2016年新年张江春联征集时,这副春联不断在我眼前浮现,不擅春联的我灵机一动,把它稍作修改,用“人修俊德天福赐”做了参赛作品的上联。

退休来上海张江生活快五年了,在这段快乐时光中,我每天感受着魔都的“高大上”,更深切地感受到了张江的“高新尖”,这里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在2018年张江迎新春春联作品征集活动中,我怀着感恩的心情写下了“同歌幸福张江里,共建高新科学城”,抒发我对这片热土的热忱之心和祝福之情。(作者系晨晖路居委居民)



书法

王爱国(作者系杨镇路居委居民)



## 漫话年糕

◆杨宝祥

北方人喜欢吃饺子,南方人喜欢吃年糕。年糕,中国汉族的传统食物,属于农历新年的应时食品,是一种用糯米和米粉蒸成的糕团,又称“年年糕”。年糕有红、黄、白三色,象征金银。年糕的种类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有北方的白糕、塞北农家的黄米糕、江南水乡的水磨年糕、台湾的红龟糕等。

年糕,因其读音与“年高”谐音,所以成为春节期间祭祖祭神的吉祥食物。

若论年糕的产地,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的水磨年糕特别有名。它选用优质糯米和粳米精心兑比,遵循传统水磨技艺制作而成,香软可口,糯而不粘。镇上有一景点——年糕馆。去年,我们全家去宁波九龙湖旅游时,特地到江南第一古城——慈城镇,一窥千年的文化沉淀。

慈城是“中国年糕之乡”,慈城年糕为国家原产地标记保护产品,慈城水磨年糕手工制作技艺被列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在句章楼大酒店用过午餐后,去参观免费开放的年糕馆。展馆分为年糕文化展区和年糕体验区。我们参观年糕文化展区后,进入年糕体验区,进西厢房体验糯、粳稻谷,进东厢房欣赏年糕制作影音,再进主展厅了解年糕历史与制作工艺。揉打年糕是年糕制作的重要工序,在年糕体验区保留了传统揉打年糕的场景。我们看到一批来自武汉旅游团队的小学生,在年糕馆工作人员的辅导下,围坐在各自方桌四边,正兴趣十足地动手体验揉打年糕的工序,开心极了。

年糕的制作工序较为繁杂,上海地区少有自家制作的。农家人常自制工序较为简单的南瓜饼,俗称“万年糕”,即:将煮烂的南瓜和面粉或兑入少量糯米粉揉和后,经煎贴锅壁烘制而成,是可口风味食品,也是祭祖祭神的首选供品。

(作者系江益居委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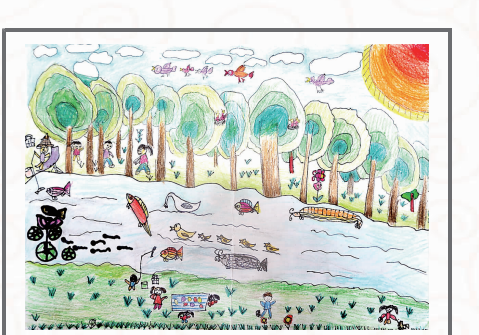
## 记忆中的童年游戏

◆薛莺

我的童年是没有电脑和网络的,更不要说手机和五花八门的App了。对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浦东农村来说,有一个黑白的14寸电视机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每到天开始擦黑,村里的大人小孩就会搬着自家的小板凳,聚集到我家,妈妈看人多了就打开电视。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看电视就成了晚上唯一值得期待的游戏项目了。其实,我已经不记得电视里放的是什么,肯定是没有动画片的,所以看电视这件事在我的记忆中,只是村里人的一场聚会。说心里话,还没有马戏团里的表演有趣呢。

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我们童年的游戏都是在白天室外的,动手动脑又动脑,有时还是一个自编自导的儿童剧,所有的项目都是要亲身体验的全身心运动。

我们童年的游戏,每天都可以不重样,每个小伙伴都可以天马行空发挥想象,每个人都可以是一群孩子里的头领。虽然,那个年代物质匮乏,但一群人聚在一起脑洞大开,总有些意外的收获。



春天来了(儿童画) 徐丽心(9岁)



## 不会消失的民俗

◆黄以萌

“明月来啦?”外婆捧着一青花白瓷碗,系着一件绣着红花绿叶的黑底布质,戴着湖蓝色的袖套,展着一双老式绣花棉鞋,站在干练挺拔的现代公寓前面,农村妇女的铜色皮肤在金碧的建筑外墙之中显得突兀违和。

“外婆。”清晰的普通话在流畅粗犷的浦东话间有些生硬的质感。外婆领我进门,操着夹生的普通话跟我讲:“外婆烧了菜饭,你要吃吗?”我往她碗里一看,是小时常吃的南瓜饭,立刻点头要吃。外婆不紧不慢地用锅铲铲了碗饭给我,又铲了一大碗,扯着粗哑的嗓子对着门外喊:“阿姊要吃南瓜饭哇?”外婆邻居家奶奶拉开虚掩的门,也不客

气,接过饭道:“吾正好要到依这里弄一些吃的。”道了句谢谢,心满意足地捧着饭回自己家去了。外婆站在厨房间刷起锅子,我捧着饭,迫不及待地问:“外婆,你知道什么浦东特有的民俗吗?”外婆停下手中的钢丝球,瞅了我一眼,偏头想了一会儿:“吾吾晓得。”“外婆,我知道如果有谁知道就一定是您啦!您可是一辈子待在浦东的。”外婆又认真想了一会儿:“真的否晓得。”我有些愕然,急道:“怎么会呢?就是浦东特有的风俗,外婆不知道有什么吗?”外婆又用力地刷起锅来,摇摇头。我原以为外婆这样的“老浦东”,一定能给我个比百度精准的回答,不想竟是这样。

我只好像悻悻扒起饭来。南瓜饭香甜,又有着不同于浦西老克拉克精致优雅的随意粗犷。心中思忖,外婆都不知道浦东民俗,我该往哪里寻呢?难道浦东民俗真的销声匿迹了? “燕燕也是太鲁莽,有话对你婶婶讲——”厨房间里突然传出外婆的歌声。我听着耳熟问道:“外婆,您唱什么?”外婆忙活着,笑咪咪道:“燕燕做媒啊。”说罢又扯着嗓子唱起来:“我来做个媒,保依称心肠,人才相配门户相当。问婶婶呀……”

我觉得好听,跟着哼了两段,蓦地心里闪过一道:这不是沪剧吗?外婆还自顾自得地唱着。我嘴里还嚼着浦东特有的咸甜滋味的南瓜饭,闻着外婆的灶上炖着飘香香



## 红红火火中国年

◆石庄

酉鸡扇动着五彩的翅膀,告别似地频频点头,走近舞台边沿;戌狗大睁着明亮的双眼,正急不可耐地要跃到台前——

春回大地的神州赤县,即将迎来又一个戊戌新年。火焰般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喜庆的大红灯笼把新春装点。

伟大民族历史辉煌久远,勤劳的民族,坚信人定胜天;抗击强寇,抵御外侮,英雄的民族,决胜捍卫尊严。

也曾神州陆沉,也曾长夜漫漫,共产党人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唤起工农千百万,浴血奋战,敢教日月换新天,换了人间。

新中国,68年的艰苦奋斗,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国威彰显!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英明坚强,操舵稳健!

党的十九大大风浩荡,中华巨轮破浪向前,迎着新春佳节喷薄欲出的旭日,驶向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作者系江春居委居民)